

同濟復興古典書院叢書

古今通變文集——第一卷

詩經、詩教
與中西古典詩學

同濟大學出版社

柯小剛 主編

同濟復興古典書院叢書
古今通變文集 第一卷

詩經、詩教
與中西古典詩學

柯小剛 主編

同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诗教与中西古典诗学：古今通变文集．第1卷 /
柯小刚主编．——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608-6279-8

I．①诗… II．①柯… III．①诗学—世界—文集
IV．①I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5552号

同济复兴古典书院丛书

古今通变文集第一卷

诗经、诗教与中西古典诗学

柯小刚 主编

责任编辑 张 翠 责任校对 徐春莲 版式设计 每日一文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四平路1239号

邮 编 200092

电 话 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14.75

字 数 396 000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6279-8

定 价 48.00元

同济复兴古典书院丛书 总序及征稿启事

古典曾经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现代古典学的兴起恰恰伴随着古典生活方式的衰落，有时甚至成为现代性摧毁古典的急先锋。古典学的目的究竟是为了重建古典德性和善好生活，还是为了帮助现代学术继续滥用古典、败坏人类，成为今日中国古典学建设的大是大非问题、生死存亡问题。如果说古典学的引入在十多年前还只是走在行人稀少的起步阶段，今天则已经到了一个“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的十字路口。这时候停下来想一想何去何从，可能比追求建制和规模化发展更为重要。

同济复兴古典书院是一个基于社会通识教育的古典研究公益机构。古典书院的公益教学尝试突破现代学院体制的局限，立足百姓日用，极高明而道中庸，下学而上达；与之相应，书院的学术研究也希望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尊德性而道问学，文质彬彬。书院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公益教学团体和经典研究园地，欢迎所有为往圣继绝学、为六经开生面的同仁加入。书院也自知局限，自觉持守边缘，对任何品种的奶酪皆无兴趣。

为表明书院的开放态度和诚意，我们想在丛书总序中就发出征

稿公告。但凡经史论著、儒道经典解释、古籍整理、古典西学、古典艺术研究，意在究天人、通古今者，皆在欢迎之列。来稿请投邮箱 academia@vip.163.com 并于邮件标题注明“古典丛书投稿”。书院资源有限，每年将选刊三至八种书稿付梓，宁缺毋滥。丛书主编义务劳动，恕不一一回信。一月之内如无回音，则请另投。

同济复兴古典书院

古今通变文集序

德尔菲的神谕“关心你自己”据说是西方哲学的开端箴言。从这里出发，形成了富于节制和条达顺遂的自我修养，这种自我修养叫做哲学。能如此自我修养的人非常少。所以，在较大的人群中，人们需要一种来自未来的警告以获得节制和条达，这叫做宗教。然后，在面向未来的警告逐渐失效之后，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我确证的高峰体验，这种体验叫做“现代”。

这种自我确证貌似自我认识和条达，所以，“现代”被认为是克服了宗教强加的恐惧，回到了“人类自身”和“哲学”。在这个自我感觉过度良好的“属人时代”和“哲学时代”，为了人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不时提醒一下现代人的虚矫和他面临的危险。然而，没有人能预知未来。所以，对于历史的关照成为这种提醒的理性方式，也是理解现实和思考未来的可能途径。于是，中国理性传统和修身文化开始具有全球性的时代意义。

中国理性传统和修身文化孕育在经史之间。“经”起初也不过是一种“历史文献”。但是，通过孔子的面向未来的编修行动，“史”成为承载“道”的文献，这便是“经”。经是“经过”，也是“经

常”，是在“变易”中寻找动态的“不易”，在过去中理解现在、想象未来、认识自我。自我不是现在的确信，也不是过去的“既定本质”和未来的“可能存在”，而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互漾生发，以及持续不息的变化气质、修养身心、成己成物。自我是“变易”和“不易”所以能吊诡共存的“简易”。

“究天人之际”是天道变易不息的要求，“通古今之变”是大化源流持存不易的要求，“成一家之言”是自我修持简易有节的要求。一种自我修持和言说，只要它是“一种”，就必然是有限的，不可能是完美的；但同时，只要它能成为“一种”而不是“杂多的集合”，它就是“吹万不同”的声音中能与其他声音形成对话的声音。古今通变文集不一定能成为这样的“一种声音”，但至少，它希望能以一种开放和养护的态度，让对话逐渐成为可能。

乙未年夏于古典书院精舍

柯小刚（无竟寓）

目 录

同济复兴古典书院丛书总序及征稿启事·····	III
古今通变文集序·····	V
詩蘊····· [清] 莊有可 撰 王光輝 點校	001
诗说(国风)····· 潘雨廷 撰 张文江 整理	022
《诗经·周南》大义发微····· 柯小刚	053
无竞寓诗经课听讲笔记八篇····· 李瑜蓉 记录	141
古典诗教再思：《诗经》解读四篇····· 陈明珠	182
诗、史与政教：	
从孟子“《诗》亡”说到王船山“诗史”批判 ··· 陈雪雁	257
论毛郑与朱子对兴法之不同理解····· 黄少微	305
朱子《诗集传》诗教思想探讨····· 尉学斌	351
反本与无为：《诗经·大雅·緇》解义····· 方楚道	368
《桃夭》的“时中”政治学：	
从比较哲学的视野出发····· 郁迪	380

柏拉图民主的诗化正当性?	汉纳斯 撰 刘振 译	390
普鲁塔克《论学诗》的写作目的	张轩辞	423
尼采巴赛尔时期的酒神崇拜研究	韩王韦	443

詩蘊

[清] 莊有可 撰 王光輝 點校¹

詩蘊序

《春秋》，聖人之所作也。《詩》，非聖人之所作也，而為聖人所刪定。則雖非聖人所作，而亦猶之作也。聖人之文義無不包，不得其說，固似是而仍非。或得其說，亦逢原而即是。蘊也者，理之雜而無弗著者也。而要，不可以辨。而偽，若隨所舉，而不敢出於鑒。雖使程朱復生，有不能易是說者矣。於是又成《詩蘊》二卷：上卷七十一條，下卷五十一條，共百二十二條。² 莊有可自序。

詩蘊上

【1】《詩》何以名風、雅、頌也？風也者，言乎其德也；雅也者，言乎其行也；頌也者，言乎其容也。君子有風之德，則可以化乎天

1 莊有可，原名獻可，后改有可，字大久，又字岱玖，別號慕良，清江蘇武進人。王光輝，同濟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2 莊有可生平著書五百餘卷。據說莊存與每見一稿，輒加激賞。但至1935年之前，刊刻出的僅為其遺稿之十分之一而已。《詩蘊》就是其中的兩卷。其玄孫俞敏敬言《詩蘊》為莊有可“讀《詩》之結晶”。學者得此，“小叩則小鳴，大叩則大鳴，不費思索而瞭然胸中。”因其《詩蘊》刊刻之晚，故校點者僅選取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二十四年（1935）商務印書館影印本進行點校。每段前方括號及數字，為校者所加。以合於莊氏所言：“上卷七十一條，下卷五十一條，共百二十二條。”

下矣。有雅之行，則可以達乎上矣。有盛大之容，則可以踐形而與天地參矣。

【2】《風》何以繫乎國也？夫天無形也，無聲也。地則有形矣，有聲矣。國者，地之形也；風者，地之聲也，所以承天也。雅者，人聲之正者也；頌者，人容之盛者也。聖王極聲、容之美，所以育萬物而位天地也。

【3】《雅》何以分大、小也？雅者，正也，理之所從出也。理所從出，則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不可以其大而難之。意必該精粗、本末而無不彌綸也乎。

【4】何以謂之《周南》也？南，任也；周，備也；召，感也；邶，辨也；鄘，用也；衛，護也；王，君也；鄭，重也；齊，整也；魏，高也；唐，大也；秦，至也；陳，布也；鄩³，聚也；曹，耦也；豳，分也。

【5】“南”何以名“任”也？堪其事也。夫人南面則向明，明則已無蔀形，物無遁情，故能有所任也。《周南》為本，已無蔀形也；《召南》為用，物無遁情也，是天下所由平也。

【6】“周”之為“備”何也？周則內充而外不可窮，蓋循之無端焉。故《周南》者，恭己正南面之謂也。

【7】《周南》十一篇何也？一者，數之始也；十者，數之終也。自始至終，則窮矣。窮非周也。十而有一，終則有始，乃所以為《周

3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自鄩以下無譏焉。”《毛詩正義》引作“自檜以下無譏焉”，鄩與檜通。

南》也。

【8】“召”之為“感”何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召，無有不應者也。《召南》也者，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萬物皆相見也。

【9】《召南》十四篇何也？聲出而響應之，君作而民從之，陽倡而陰和之，日曜而月承之。十四者，月幾望⁴之期也。下順上，陰向陽之極則也。

【10】二南之篇合之而二十有五何也？天之數也。周、召分陝，周所以王天下也。王者法天，故二南之詩獨取乎天數焉。一，數之本也，三與七，皆不盡之數也，是為《周南》之篇。九，極數也，五，中數也，是為《召南》之篇。

【11】“邶”之為“辨”何也？邶，北也，亦背也。人之所不出也，人之所不見也。於己為無我，於物為不同，惟其是而已矣。

【12】《邶》十九篇何也？歲之一章也。至辨而不可淆者，莫如天時。宵、晝、昏、旦之謂日；晦、朔、弦、望之謂月；春、夏、秋、冬之謂歲。氣盈朔虛至不齊矣，至十九歲七閏，則一章成而又復其始，辨之至也。

【13】《邶》篇合於《召南》得三十三，象天之圓也。并合《周》、《召》、二南，得四十四，象地之方也。三十、四十，圓方之極致也。其三、其四則數家三角、四隅之術也。

【14】“鄘”，“用”也；“衛”，“護”也，東西之功也。南北，

4 《易·中孚》：“六四，月幾望，馬匹亡，無咎。”孔穎達《疏》“月幾望”曰：“如月之近望。”

舉前後而言；東西，舉左右而言也。王則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是忠信之主也。非忠信不可以言周，蓋惟周道乃如砥而又倭遲⁵也。

【15】《鄘》、《衛》、《王》俱十篇何也？十者，數之全也。左之左之，非十全不可也；右之右之，非十全不可也。王者定四海之民，非十全不可也。

【16】《鄘》與《衛》合而得二十，一元之數也。《鄘》、《衛》與《王》合而得三十，一世之數也。《邶》與《鄘》、《衛》合而得三十有九，日之極數也。《春秋》書幹枝⁶三百九十，而書日三十有九也。《邶》、《鄘》、《衛》與《王》合而得四十有九，歲與日齊之數也。二南與《邶》、《鄘》、《衛》、《王》合而得七十有四，歲差之數也。歲與日齊，其為數也，四百八十七。歲之有差，亦七十三又餘二十分歲之一耳。而得四十有九、七十有四，則統零數之全而渾言之也。

【17】二南、《邶》、《鄘》、《衛》、《王》共六國，天數之半，地數之極也。周以理言，王以事言。以理言，故循環無端，責終則有始也。以事言，則有始有終，天數次及成功者退矣。二南、《邶》、《鄘》、《衛》、《王》共篇七十有四，又月會日四分之一也，故《小雅》之篇數如之。

【18】自《周南》至《王》，“惟王建國、辨方、正位”⁷以

5 《詩·小雅·四牡》：“四牡騤騤，周道倭遲。”《毛傳》曰：“倭遲，歷遠之貌。”

6 宜作“干支”。

7 《周禮·天官冢宰》文。

立民極之義全矣，而又繼之以《鄭》何也？蓋“鄭”也者，莫也，定也。凡物之莫定而安止者，必其層累積厚、周而又周，不一周而遂已者也。有因而重之之意焉，故其詩於《風》獨二十一篇也。

【19】《鄭》之二十一篇，猶《周南》之十一篇也。《周南》終則有始，《鄭》則再終而又有始也。

【20】《鄭》繼以《齊》何也？鄭則厚，厚則不飄；齊則方，方則不掛。蓋《周》、《召》以效天而《鄭》、《齊》以法地也。

【21】《齊》十一篇獨與《周南》同何也？地之方，所以配天之圓也。天圓，故周；地方，故齊也。

【22】《鄭》、《齊》合而成三十二，方之半也。其半何也？地道，陰道，不敢全也。《周》、《召》合乎天數，《鄭》、《齊》何以不合於地數？聖人之說，類舉一隅，或一隅而再舉之。則言非一端，必又有他義矣。

【23】《魏》之繼《齊》者何？整於天下者，必高於上也。

【24】《魏》之七篇何也？七者，積陽之數之不盡者也。過七而九則極，極則返高而下矣。然則何以不取乎八也？陰道卑下，半八為四，不足以云高也。

【25】《唐》之繼《魏》何也？有其高者，必極其大也。

【26】《唐》之十二篇何也？十二者，天之大數也。

【27】繼《唐》以《秦》、《陳》何也？下厚而上高，體方而用大，則德無不至，而化無不被也。

【28】《秦》、《陳》俱十篇何也？十者，數之全也。德有不

至，化有不布，是不全也。全乃至，全乃布也。

【29】《魏》、《唐》合亦《邶》之篇數也；《秦》、《陳》合亦《鄘》、《衛》之篇數也；《鄭》、《齊》、《魏》合《召南》與《邶》之篇數也；《齊》、《魏》、《唐》合《鄘》、《衛》、《王》之篇數也；《魏》、《唐》、《秦》、《陳》合《邶》、《鄘》、《衛》之篇數也；《鄭》、《齊》、《魏》、《唐》、《秦》、《陳》六國，共篇七十有一，則三章之月數也。

【30】《春秋》書月，三章之數七百有五。統舉其槩則渾言之也。故《大雅》、《三頌》之篇數如之。

【31】夫自《周南》至《陳》，國列十二，形之變盡矣。《風》列十二，聲之變盡矣。而又繼之以《檜》何也？惟王建極而四方來會，所以總十二國《風》而聚之也。

【32】《檜》四篇何也？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是以四方來會也，“四”，其四方之象也。

【33】繼《檜》以《曹》何以也？虞帝以臣為股、肱、耳、目。文王之臣則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是王者必具四臣之官，如比耦之分左右焉，而後四方攸同也。故亦四篇也。

【34】繼《檜》、《曹》以《豳》何也？十二國者，地有十二州，猶天有十二次也。十二國之《風》不可以不同，故以《檜》、《曹》者歸于一。而因其水土，辨其物宜，則各治其國，不可以無別。蓋地、邑、民居必參相得，猶豕之分牢而養也。

【35】《豳》七篇者何也？月之會日，莫辨於七也。既合朔⁸

矣生明，七日而上弦；弦七日而望；望七日而下弦；弦七日而晦。日為君，月為臣。其志同，其分定，蓋如是也。

【36】《檜》、《曹》八篇，《小雅》八什之總也。《豳》七篇，《三頌》七什之總也。合之十五篇，自《周南》至《陳》，百四十五篇之總也。統《風》而言，又十五國之總也。

【37】十五《國風》合之共百六十篇，則自冬至一陽生，以至小滿之候，正陽全盛之日數也。過此，則陰生矣。故風也者，君子之德也；詩也者，君子之言也。君子之修身以及天下也。自微陽之生，擴而充之以至於純，皆天下皆知風之自矣。

【38】《小雅》八什有《豳雅》，有開國之《雅》，有中興之《雅》，有亡國之詩。亡國之詩，怨詩也，非《雅》也，而亦附於《雅》何也？怨也，非叛也，有深於正者矣。《豳雅》者，《楚茨》以下四篇是也；開國之《雅》者，《鹿鳴》以下十五篇并逸詩六篇，《瞻彼洛矣》以下六篇是也；中興之《雅》者，《菁菁者莪》以下十五篇是也；亡國之詩者，《節南山》以下十八篇，《清蠅》以下十六篇是也。

【39】《豳雅》名同《豳風》，篇同《檜》、《曹》，而詩繫《鼓鐘》之後，則旨與《檜》、《曹》、《豳》同也。

【40】開國之《雅》并逸詩二十七篇何也？三九之數也，《春秋》書天之義也。

【41】開國之《雅》并逸詩、《豳雅》三十一篇何也？《大雅》、

8 “合朔”，即夏历每月初一。《后汉书·律历志下》：“日月相推，日舒月速，当其同（所），谓之合朔。”

《周頌》均此數也。豈以《小雅》而有不足也。夫《雅》而別言之，則有幽。統言之則其所以開國者，豈有二哉。

【42】開國之《雅》去逸詩，兼《幽雅》二十五篇何也？二南之數也。

【43】《鹿鳴》至《彤弓》，兼逸詩二十一篇何也？《鄭風》之篇也。

【44】《鹿鳴》至《彤弓》，減逸詩十五篇何也？《檜》、《曹》、《幽》之篇也。

【45】《詩》之有逸何也？逸，固詩之不可刪者也。然而無其辭何也？不必以辭見也。逸有二義焉：以勞逸論，則其世可無為而治矣；以得失論，則其事不謀乎利矣。逸詩之義大矣哉！言有物而人莫能名，蓋勝於《魯頌》之多言矣哉。

【46】逸詩六篇何也？六者，陰之極也。天地否閉則賢人隱遯，然而有時焉，有位焉，夫《大有》之卦，中天之景運也。而初九有無交之害，則有不可強者矣。故詩逸而存其名，必其不可朽者也。存其名而又得其六，必其全乎逸之義者也。此《詩》之逸，所以不於他而必於開國之《雅》也。去逸詩，開國之《雅》十五篇相次也，中興之《雅》十五篇相次也。幽王者，周亡國之王也。自南山至北山，皆刺幽王亡國之詩，亦十五篇相次也。

【47】凡事必有始、中、終，況國於天地有與立乎。開國，始也；中興，中也；亡國，終也。而《詩》皆次以十五者，參伍以變也。

【48】原始要終，合之而成四十五何也？五九之數也。五者，